

散文

天涯海角

曲近

去三亚第一个项目就是游览天涯海角。

之前这四个字并不陌生，出自张九龄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的诗句。中央电视台四套最著名的栏目就是《天涯共此时》。栏目的片头取景就是“天涯海角”景点。联系到海峡两岸的骨肉同胞血缘关系，选用此处景色，让人觉得倍感亲切，实在绝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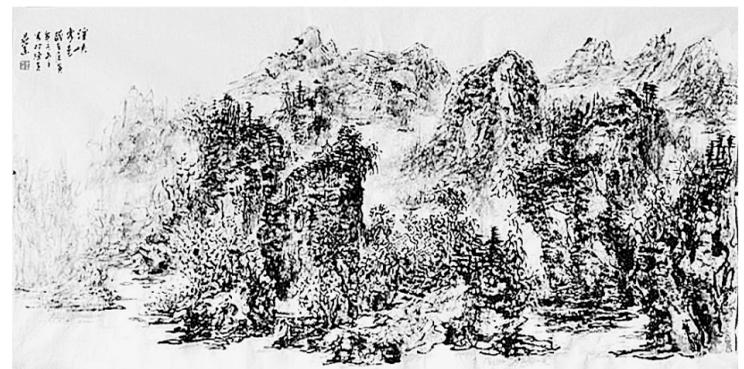
远远看到大海了，天水苍茫一片，融为一体的蓝。在阳光的强烈照耀下，天与水并不是想象中的那种触目惊心的深蓝、浓蓝、厚蓝、凝重之蓝，而是淡淡的蓝，浅浅的蓝，薄薄的蓝，轻盈的蓝。

一进门，导游指着远处一块标志性的巨石问：大家仔细看看，石头上书写的四个字是什么。我仔细一看，正前方靠海的地方，横卧着一块巨大的石头，上书四个赤色大字，由于是草书，许多人都难以看清。左看右看，同行者中有人小声嘀咕，好像是“海大一包”。导游扑哧一声笑了，说来这里的游人，在大门口这个距离，绝大多数都把它念成“海大一包”。这些年我由于看电脑屏文字，眼睛花了，三

十厘米内的距离，看字的笔画都是双眼皮的，一个也看不清楚，不戴眼镜是无法看书写字的，但看远处的东西，反而异常的清晰，能把很远的地方的路牌字念出来。因此，巨石上的字我已经看清了，于是就跟着导游说，这四个字我应该认识，念“海天一色”。由于草书的笔画比较潦草，远看巨石上的“天”与“大”极相似；而“色”与“包”也很接近。因此常常会被误读、误读，闹出笑话。事后大家还会为那四个字，讨论了半天，十分有趣。不就是在不是搞书法艺术的，她说能会对这四个字的人大部分都是搞书法的。我笑着摇摇头否认，她不知道我这是因为眼花才歪打正着的啊。

说说笑笑到了巨石跟前，驻足欣赏“海天一色”四个字，果然笔画遒劲有力，可惜我忘了询问是出自哪位名家之手。过了这块标志石，就到海边了。我们这个由政府组织安排的“拔尖人才”疗养团，大家在工作岗位上都是业务骨干，平时难得有个放松的机会，见到了海，自然兴奋不已，许多人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

起来。亲近水是一切动物的天性，人就也不例外了，大家一改平日里的庄重、严肃、矜持，带着夸张性地张扬着个性特点，呈现出热爱大自然的本来面目。似乎都忘了年龄，忘了身份，忘了性别，尽情地享受大海带给人们的愉悦心情。男男女女跳进浅海里，戏水游玩，拍照留念，过足了照相瘾。每每看见几块礁石，大家也会争先恐后地爬上去，许多人的衣服被海水打湿也浑然不觉，很自然地进入了忘我而投入的状态。大自然真是一位高明的医生，它让人忘记了郁闷和烦恼，淡化了心灵的伤痛。此时此境，受蓝的天空、蓝的大海以及游人的欢乐心情的影响和感染，大家的心情一下子明朗起来，健康起来，飘逸起来，飞扬起来。



深峡秀色(国画)

李升运

趟着浅水而行，越过许多精美景色，来到了天涯石跟前。抬头仰望，一块巨石横卧于眼前，挡住了去路和视线。巨石之上大书“天涯”二字，力透石质很深。呵呵，这就到了海南三亚最有代表性的景点啊。这块石头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光者到此一游，把诸多人生的感慨留在这里，带着照片更带着记忆匆匆离开。

只看到“天涯”，未见“海角”，不由得纳闷，带着疑问求教导游。导游说，这正是我下面要跟大家说的问题，转过“天涯”石就到了“海角”，习惯上，游人游览了“天涯”就原路返回，基本上不去“海角”。问之何故。答曰：顾名思义，角就是尽头、死角，没有回旋余地了，再往前甚至没有出路

了。试想，人生命运，事业发展，谁愿就这么走到尽头啊！因此，人们忌讳“海角”，没人愿去。为了令人信服，导游甚至举例说某年某月某日某高官因到“海角”一游，回去后很快出事落马，官运走到了尽头。听起来神乎其神的，让人似信非信。不过，经导游这么牵强附会地一阵渲染之后，大家游兴全无，真的觉得去那地方没意思了，会种下心病的。不去也罢，就此返回吧。

这就是我的“天涯海角”游，实际上只游了“天涯”，省略了“海角”。想象没人光顾的“海角”必然冷寂、孤独，少有人问津，谁叫它那名字犯忌呢？“海角”留着在想象中游览吧。经历了“天涯”游，或许很多人不会再去想那个“海角”了。

今天天气晴好，阳光温暖而明媚，春日的气息格外浓郁。

到了快下午六点的时候，我坐到车里。看到车里放着的你的零食，漂亮的包装今日看起来更显得可爱。那是因为我由它们想到了你的模样，想到了你用可爱的小手儿拆开包装，然后咀嚼零食的模样。未来的十几日里，它们会寂寞地待在那儿，但我不想变动它们的位置。这个时间，我想习惯性地去到你学校门口，在那里等你。原先，我总是先看见你的同学们从我眼前走过。我看见他们时，心里已经开始变得明朗而温柔——他们跟你在一个教室里又相处了一整天，他们已经跟你相处了将近一个半学期了，以后还要再相处一个半学期。他们身上都带着你的气息，你们都有着十三四岁的孩子共有的天真的成熟模样。像鲜嫩的花朵，像新生的叶片，像任何朝气蓬勃、热情向上、健康美丽的事物！而你，我亲爱的女儿，总是文

文静静地晚些时候出来。进入这所学校时，你还没有我高，现在已比我高出半个头去。我想拿你肩上沉沉的书包也不被允许，因为同学们大都是自己背书包，也很少有家长来接，你不想跟他们不一样。进到车里，你才会变得活泼而调皮，一边找吃的东西，一边打开碟片，一边开始给妈妈讲述在学校发生的各种事情。有一段时间你天天听美国电影《歌舞青春》里的插曲，全是英文歌词，妈妈几乎听不懂几句，但为了讨你喜欢，每天跟着你听而不从抗议；这段时间是周杰伦的CD，你先是边听边唱着《烟花易冷》，等我有喜欢但还没记住那长长的歌词时，你已经换成了《超人不会飞》。

文静静地晚些时候出来。进入这所学校时，你还没有我高，现在已比我高出半个头去。我想拿你肩上沉沉的书包也不被允许，因为同学们大都是自己背书包，也很少有家长来接，你不想跟他们不一样。进到车里，你才会变得活泼而调皮，一边找吃的东西，一边打开碟片，一边开始给妈妈讲述在学校发生的各种事情。有一段时间你天天听美国电影《歌舞青春》里的插曲，全是英文歌词，妈妈几乎听不懂几句，但为了讨你喜欢，每天跟着你听而不从抗议；这段时间是周杰伦的CD，你先是边听边唱着《烟花易冷》，等我有喜欢但还没记住那长长的歌词时，你已经换成了《超人不会飞》。

最温柔的牵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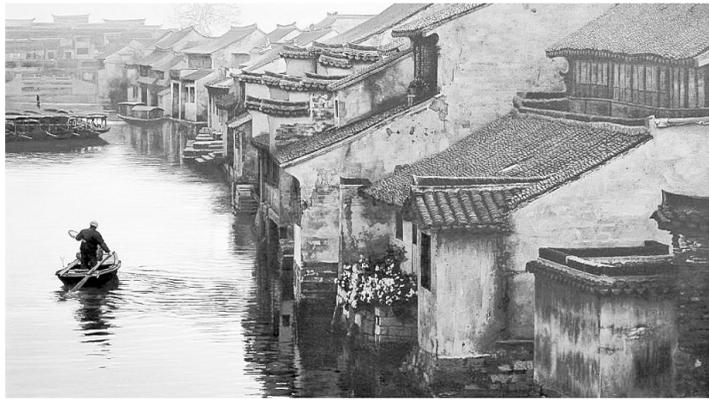
王菲

你因为参加一个活动而要暂时离开校园、离开这个城市一段时间，所以，我暂时不必去接你了。一想到这儿，一种空马上就占满了我的整个心田！车发动后，周杰伦的歌声传来，是你听了一半的《超人不会飞》。他的歌声让我感到一阵惆怅！我每天下午在这个时候来接你，走到华灯初上时刚回到家。然后，我们会一起度过一个个平凡而美好的夜晚。我做你写作业，然后我们一起吃饭。如果作业少，我们吃完饭可以到外面散散步，再接着听你讲在车上没讲完的一些学校的事情。我边听边哈哈大笑，你的老师和同学们真的都那么有趣！当然，我也会不失时机、不动声色地给你灌输

些“大道理”，懂事的你总是从善如流。温顺的性格，美好的品质让人爱怜不已！散步回来，你会独自去练琴，而前些年你更小的时候是非要妈妈陪的。任何情况下，只要听到你的琴声，我的心就会安静下来，而那一刻，周围的夜也显得那么温柔！

日子似乎过得很慢。除了上班，我的时间就是用来接你送你，陪你学习陪你玩儿，日复一日。突然之间又觉得日子过得很快，最初那个不及妈妈腰间的小人儿，如今已经可以离开妈妈去做一次独自远航了。你就像一只雏鹰，展开了羽毛渐丰的双翅向着高远的蓝天飞翔、飞翔！

这短短的几日子里，院中的紫藤已经开放，紫藤的叶片绿盈盈的，密密地遮住了藤架。亲爱的女儿，那些你成长的日子是怎样地从我们身边掠过而过的呢？对于你的成长，妈妈无比心爱！



水乡(油画)

石建都

文苑精英

泰戈尔的中国名字

王吴军

印度文学家泰戈尔有一个中国名字，叫“竺震旦”。1924年，泰戈尔访问中国，那年的5月8日是泰戈尔的64岁生日，北京的读书人为泰戈尔举行了一次祝寿活动，这次祝寿活动由胡适主持，其中一项内容，就是由梁启超主持，给泰戈尔起一个中国名字。梁启超说，泰戈尔的印度名字中的“罗宾德拉纳特”有“太阳”、“雷”的含义，可以引

申为“如日之升”、“如雷之震”，所以，可以考虑泰戈尔的中国名字叫“震旦”，同时，古印度曾把中国称为“震旦”，中国曾称印度为“天竺”，最后，梁启超说：“按中国习惯姓名的称谓，前姓后名，那么若以国名为姓氏，以本名为名，泰戈尔先生的中国姓名不就是‘竺震旦’吗？”梁启超的解释博得了人们的赞同，在场的泰戈尔也很高兴，他欣然接受了祝寿会赠与的由名家篆刻的“竺震旦”大印章。

小说

只想帮你

陈永林

字儒掏出一张存折递给志文：“你把这存折给晓林送过去。密码是他的生日。”志文一看存折，十万，“字总，这节骨眼你还需要钱……”

字儒知道志文想说啥，但此时的字儒啥也不想听，他打断志文的话，挥挥手：“去吧。”“要是晓林不肯收呢？”“你就说是我让他找一个何以民的人，他的外号叫痞子，欠了我一百万。我这钱是给他的路费。”

晓林拿手术的钱给儿子做了手术，手术很成功，晓林便又去找何以民了。晓林一去又是一个多月，仍没找到想找的何以民。女人闹着说离婚，晓林开初不肯，女人铁了心要离，晓林只有同意了。离了婚的晓林仍去找何以民，一年过去了，晓林找到了二百个何以民，仍没找到要找的何以民，字儒给的十万元钱也花光了。志文就对晓林说：“我猜那个何以民是字总杜撰出来的。”

“那字总为啥要给我十万块钱？”

“我猜字总是想帮你，字儒以前总说他刚创业时，你若没帮他，他就成不了他的事业。他几次拿钱报答你，你都不收，他只有用这种方式报答你，字总以为你不会去找那个何以民，或者找了几天就不找了。”

“我也真心想帮字总，要不我去找小曼。”

小曼开初是字儒的秘书，后来成了字儒的情人，再后来成了字儒的老婆。如果不是小曼卷走了字儒一大笔的钱，字儒的公司也不会破产。

志文问：“你上哪儿找小曼？警察都找不到小曼。”

“我有办法。”

晓林一天到晚在小曼的父母家溜达。晓林想小曼一定会来看她父母的。此时晓林的钱早用完了，晓林只有乞

讨，晚上就睡路边上。

终于有一天晚上，晓林看见小曼进了她父母的门。晓林忙给警察打电话。这样，小曼被抓到了。

警察追回了三百多万元。晓林想字儒有了这三百万可以东山再起，重整旗鼓。晓林在电视播，在报纸上登寻找字儒的启事。字儒终于露面了。

字儒从志文那儿听到晓林的事，字儒见了晓林，紧紧

握住晓林的手，一句话也不说，泪水却一个劲地流。晓林笑着说：“好了，哪有大人哭鼻子的？”

许久，字儒的情绪才平静些：“我给你那十万块钱是想给你儿子治病，没想到你没得到，反而害了你，让你家都没了……”字儒又说不下去了。

“我也想帮你，谁叫我们是朋友呢？”

握紧晓林的手，一句话也不说，泪水却一个劲地流。晓林笑着说：“好了，哪有大人哭鼻子的？”

许久，字儒的情绪才平静些：“我给你那十万块钱是想给你儿子治病，没想到你没得到，反而害了你，让你家都没了……”字儒又说不下去了。

“我也想帮你，谁叫我们是朋友呢？”

许久，字儒的情绪才平静些：“我给你那十万块钱是想给你儿子治病，没想到你没得到，反而害了你，让你家都没了……”字儒又说不下去了。

“我也想帮你，谁叫我们是朋友呢？”

许久，字儒的情绪才平静些：“我给你那十万块钱是想给你儿子治病，没想到你没得到，反而害了你，让你家都没了……”字儒又说不下去了。

“我也想帮你，谁叫我们是朋友呢？”

然而恰恰相反，这次宣传的组织者耶利米·波塞杰尔，早已把日程排得满满的——时间表上平均每天有7个停留站点。凭借巴拉克风头正劲的声望，他的每一次亮相都有成百上千的人蜂拥而至，而这使得他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的愿望变成了泡影。“我真是白痴”，波塞杰尔承认，“我没为这么庞大的人群做好充分的准备。”

因此，当女儿们被工作人员匆匆带去当地的游乐园，丈夫与数以千计的选民握手签名时，米歇尔则在SUV越野车里独自度过大部分的时间。

她也颇花了些时间在安慰波塞杰尔上，并告诉他说，尽管巴拉克有点抱怨，但绝不会因他制定了这样“炼狱式”的行程而对他有意见。

在奥巴马竞选参议员之初，波塞杰尔曾在自家的客厅里举办过数次次支援活动。“人们说：‘你疯了吗？这个家伙没有机会了。’我没得走26个郡县，才找到25人愿意来听他的演说。”自那以后，两个人关系一直轻松而融洽。“我们通常会相互开玩笑”，波塞杰尔说，“但现在他只有迫不得已时才和我说话。我知道他很生气。”

巴拉克不能原谅波塞杰尔的是，他几乎没有时间与玛丽亚和萨莎在一起——这些和家人共度的时光他曾翘首盼望了好几个星期。尽管巴拉克选择用沉默来对待波塞杰尔，米歇尔却时常会和波塞杰尔偷偷溜出去吃个巨无霸。“巴拉克永远不会吃麦当劳和任何快餐”，波塞杰尔说，“除非是‘赛百味’的蔬菜三明治。他对于吃的东西异常谨慎。”

巡回宣传结束后，巴拉克把波塞杰尔拉到一边，感谢他为整个行程付出的辛勤工作。然后，他平静地补充说：“从现在开始，不要再对我这样做了，明白吗？”

不可思议地，巴拉克再次全票当选。自2000年对博比·拉什的国会初选以来，他没有遇到过更强大的对手，因而他也从未成为过任何政治攻击的受害者，或是站出来去攻击过自己的政敌。

然而到了那年8月，一切都改变了：那时离最终的大选只有3个月了，前电台清谈节目主持人艾伦·凯斯，也是两次总统候选人，同意在伊利诺伊州选举中替代杰克·瑞安参选。他是一个说话非常不客气的非裔保守党人，擅长一招致命地攻击对方的弱点。事实上，他并未居住在伊利

诺伊州，而是马里兰州的长期居民。他还是搬到卡柳梅特城的一个复式公寓的上层之后，才获得了伊利诺伊州的居民资格。

他的脚刚踏上被誉为“林肯之乡”的伊利诺伊州土地，就开始抨击巴拉克支持堕胎的行为是“反基督教”。

“我的上帝，巴拉克向米歇尔抱怨道：‘你呀，你都在骂我什么？’她并不感到惊讶，凯斯只不过是又一次实践了自己一贯强硬的名誉罢了。当自信满满不甘失败的巴拉克告诉她她要去和凯斯‘讲讲道理’时，她笑了起来。“行啊，好”，她揶揄道，“你尽管去做吧。”

让巴拉克没有想到的是，来自激进派别持续性的批评，他们将他视为美国黑人事业的叛徒。一次，在陪同巴拉克到南岸社区的自由浸礼会教堂演讲时，米歇尔从教堂后门走出，遇到了一群被前黑豹党党员罗恩·卡特称为“流氓暴徒”的人。

身高5英尺11英寸的米歇尔，比其中的大部分人都高。她把手叉在腰上瞪着那些男人。“你们有什么不爽吗？”她问道。

“他们都僵在那儿了。”卡特回忆说，“那些人能打市长的耳光，甚至能击杰克逊耳光。”在那一刻，卡特说，米歇尔证明了自己是“非

常强势的女人。她知道如何为自己争取利益，把她在街道上一面展现出来。这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。”

2004年11月2日，奥巴马的亲友团齐聚在芝加哥凯悦酒店套房里，从电视上观看选举结果。巴拉克不费吹灰之力，以百分之七十对百分之二十七的绝对优势战胜了凯斯——这也成为伊利诺伊州历史上差距最大的一次竞选结果。巴拉克夫妇与玛丽亚和萨莎一起摆造型照相。

随着拍摄全家福的摄影师大批涌来，女儿们变得越来越不耐烦。“我们能不能不拍照了？”萨莎问道，“她在爸爸的腿上坐立不安，‘我想回家啦。’”

所有的微笑都是被迫的，正如几个月来对几乎探囊取物的胜利所表现出来的虚假的热情一样。那天晚上，巴拉克一反常态地低调发表了就职演说，这反映了他此时的现实处境：虽然他当选为美国参议员，但克里和爱德华兹的竞选却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失败境地。

连载

“怎么样？查出点儿什么了？”老方捧着茶杯，笑眯眯站在燕子身边。

“按您说的搜了地址，还真找到另一家机械厂，也在同一条街上。可地址没有门牌号，不知是不是同一家。”

老方却没提实地调查。他问：“大同永鑫的公司档案里有电话号码么？”

“有啊！”

“那就好办。这边请吧？”

老方拉开公用电话间，里面都是一间间的小隔间，好像以前的电报局。

GRE人人都有自己的分机，但分机不能用来做调查。调查专用的电话机都在电话间里，不但能录音和监听，还能在对方手机上显示一个虚拟的来电号码，既不会让对方因看不见来电号码而产生怀疑，又让他查不出到底是谁打的。

老方随便挑了一架电话机，燕子则在一旁带上监听耳机。

“喂？”

“请问是大同万沅机械厂吗？我是快递公司的，核实一下收件人和地址，请问是不是大同万沅机械厂？”老方声音洪亮，跟平时判若两人。

“是。”

“地址是不是梨山镇解放路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这么说地址是没错了，可单位名称为什么对不上呢？是不是改名了？”

“是，改了一年多了。”

“我说呢，现在叫什么？”

“大同永鑫煤炭机械有限公司。”

“噢，永远的永，三个金摆在一起的鑫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好嘛，您受累了！”

老方挂了电话，向燕子嘿嘿一笑。轻而易举。燕子又学了一招。

万沅机械厂就是大同永鑫的前身。燕子把“万沅机械厂”输入百度。第一条就是这样的一段：

万沅机械厂于上世纪70年代初建厂，是一家国有企业，归万沅县财政局管，2000年以来，厂子经营不善，长年亏损，到2007年年底破产重组。

如果是国企，和叶永福有什么关系？如果真是叶永福的企业，又为何会破产？他不是经商有道，生意越做越大么？

把万沅机械厂的档案调来，自然就一目了然！燕子立刻拨通服务供应商的电话，调取大同万沅机械厂的工商档案。

除了提取档案，还能做些什么？燕子继续在百度搜索万沅机械厂？

“大同万沅”或“万沅机械厂”都搜过了，没什么更多的消息。燕子变换关键词：“机械厂+梨山”，竟然搜出一篇公共论坛里的留言：

“机械厂黑心老板，不顾梨山百姓死活。”

燕子眼睛一亮，赶忙点开网页。

“……叶老三是黑社会！仗着自己的娘舅横行乡里，鱼肉百姓！去年又和县政府勾结，通过假破产把工厂的财产归为己有，致使大批员工下岗，孩子没钱上学，老人没钱看病！去县里上访，叶老三的人就在县政府门口守着，拳打脚踢不说，还威胁要扒房子！天理何在？”

叶老三是叶永福？公共论坛上的一篇匿名留言，到底有多少可信度？

看来万沅机械厂的工商档案是关键。如果叶永福真是黑社会，他的名字就不该在原厂领导的名单里出现。既然已经破产，破产程序是否合理合法？审计报告内容如何？大同永鑫成立时的资产，到底是不是来源于万沅机械厂？

“哎呀，累死我了！”

Tina捧着厚厚一摞纸哇哇叫。她在搜索张红和刘玉玲：“张红这种名字实在太坑人啦！你看看，光诉讼记录就有五百多条！也不知哪些是重名的。反正我都打印下来了，你看！”

“辛苦啦，能者多劳，加油啊！”

“我晕！还加油？都快十点了！你还不走，还加劳碌？”

燕子抬手一看，果然已经九点五十分了：“你先走吧！我再干会儿！”

Tina嘟囔着出了门，公司立刻鸦雀无声。大厅里只剩燕子一个。

手机突然“叮咚”一声。又是133035×××33。

“快回家吧！太晚了不安全。”

手机显示的时间：10:00 pm。

同样的内容，同一个号码，同一个时间！

究竟是谁？燕子索性拨过去试试。铃声响了一遍，对方拒接了。

燕子举目四望，空空荡荡的办公大厅，被百叶窗帘遮严了。日光灯滋滋地发着苍白的光。

芝加哥到北京当天的经济舱客票，竟然要三千美金一张。以老谭的价值观，简直就是抢劫。

二十年前，老谭初到美国时，三千美金是他半年的收入。现在当然不同以往。老谭的饭馆一天进账两千美金。价值观却是早年形成的，老谭一辈子都不轻易浪费一分钱。